

西域圖志



西

成

圖

志



楓宸之鑒今彙函而呈

主案允增策府之華五得儲

方略之編同登鉛藁六體嬾同文之志

若取

西域圖志

局

統過日出入之極為疆

內外之澤以爲方矣

謹奉表恭

進以

間

一九九一年四月江蘇廣陵

古籍刻印社據清乾隆

刊本影印

御製皇輿西域圖志序

語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志廣輿者不稽之厯代建置沿革將無從數典而志西域則有不能盡稽之厯代者實以幅員所限言語不通雖漢唐盛時亦頗能

威行天山迤南建官設都而天山迤北本不能至也即有一二羈縻之國然叛服不常征調弗應又安能履其地而疆索之哉且漢唐之程督異域者仍漢唐人而已其與準噶爾回部人語

奚啻粵問而燕答則其所記魯
魚亥豕之紛又不待言而可知
茲者叨

天佑藉羣力湊時會幸成是役準
噶爾回部之人皆在廷執事而
國語切音譯外蕃語又甚便且

易我諸臣馳驅往來其間目覩
身歷非若耳聞口傳者比俾司
校勘而正其訛傳其真較僕婢
耕織之問為尤詳且厄魯特語
及回語朕亦因暇而習焉時御
丹槩為之改正正是西域志之書

必應及是時成之用開歷代之
羣疑垂千秋之信錄間亦涉及
諸史以存述古總計分部二十
分卷五十有二繪圖系說蔚為
完書若夫闢地葺功文臣或有
過頌朕所不取惟是籌耕牧計

久長圖所以永

乾
既奠丕基思日孜孜持盈益懍

予安得有功成無事之說哉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諭旨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自軍營至伊犁以抵哈薩克率漢唐來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類多舛誤蓋外蕃本無載籍史官無所徵信又未嘗親履其地惟藉傳聞而方言口授輕重緩急間語音頓異況復時代遷移益難追考然卽今留意核之如落克蘭急呼之則爲落蘭當卽樓蘭其聲轉耳漢書屈里計其地卽

今伊犁以此證之往往可通前曾以此諭鄂容安
據奏槩無可考蓋必求之圖誌碑碣自非荒陬絕
徼所可得彼時伊以軍務爲急無暇分營因姑置
之今已擒賊奏功劉統勳在軍營無所職掌當專
辦此事現命何國宗赴伊犁一帶測量亦經面諭
著傳諭劉統勳卽會同何國宗前往所有山川地
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驗今彙爲一集諮詢覩記
得自身所經歷自非沿襲故紙者可比數千年疑
誤悉爲是正良稱快事必當成於此時亦千載會

也可將此傳諭知之欽此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奉

上諭何國宗原係奉差前往伊犁一帶測量畧度並
令繪畫地圖現在卽由巴里坤一帶及額林哈必
爾漢等處已儘足伊等今歲辦理至冬間冰雪凝
寒或回至巴里坤或哈密居住俟明春草長再行
前進現今厄魯特當殘敝之後人多窮困旣無可
交易兼恐中途攘奪伊等所賞資斧本自寬裕可
卽從巴里坤自行備裹乾糧從容前往劉統勳亦

卽會同何國宗一路行走遵照前旨將所有山川地名考驗纂錄進呈並傳諭劉統勳知之欽此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奉

旨劉統勳何國宗所辦西域圖志著交軍機處方略館辦理欽此

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書留覽欽此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旨西域圖志總裁著派福隆安劉墉欽此

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學士一等

忠勇公臣傅恒等奉

勅纂輯西域圖志告成謹奉表恭

進者欽惟我

皇上

神武懋昭

德威遐被

智勇超乎百代

鴻貺彌臻

聲教式於九圍

前猷允迪二萬里，狂榛之窟遠護風雲三千年。濛汜之

區新懸

日月事屬生民所未有，境為亘古所罕通。

天惟純佑我

皇清

帝寶肇開茲西域，齊文軌於流沙之外。勳名早紀雲

臺，指山川於納日而遙疆。案宜登策府原夫六

師獻捷兩部歸懷，戮叛誅逆則功成於回地。持

危治亂則策定於準疆當狐貍濟惡之餘邁蠻
觸紛爭之會慰遠人之獻款策凌首沐衣冠假
新附以前驅厄魯方深水火馬首羣攜潼酒知
昂吉之偕來狼頭已折風竿卜綽羅之早定升
五騎格登之旅競傳壯士翻營六千餘濟拉之
師終見名王繫組詎謂饑鷹飽颺沙陀偏少赤
心應知鋌鹿狂奔羅刹能收白骨總台吉之機
心素具先幾早炳

宸衷雙親王之恩遇偏孤貫惡靈逃

天譴是用犁其庭穴釋彼羈囚方事戢戈俄聞衷甲在
準逆旣窮猿入檻而回會復黠鼠跳囊方

王旅之西征沙蟲掃迹更

天戈之南指風鶴傳聲白山則雪窖晨翻已著搴旗
勝蹟黑水則雲濤夜湧猶聞堅壁餘威集占遁
而庭幕空萬馬破弟兄之膽霍斯來而都城墮
一檄傾父子之心摧堅而淖過伊西早見飛廉
影匿服遠而山通拔達還看貳負尸僵於是威
集二勳化行萬落負罪者孽由自作旣落距而

摧牙懷德者誠有同歸自駢肩而接踵慶庭方
於哈薩宜來宛馬驤雲嘉獻馘於坦沙旋見食
刀瑩雪所以不煩六慰三宣之力胥靖一苞二
葉之萌儼傅介之績著樓蘭不自陽關而近視
班超之威行定遠無須卅載爲期者也今試覽
勝地於金方辨名臯於兌域闢天方之門戶信
中原不限提封罔昧谷之聲靈知西極自占形
勢四衛拉經營之地井牧重新兩和卓割據之
場耕煙相望博克達之靈峯欲削百尺盤雲穆

薩爾之雪障初開千層積玉北渚則百泉俱濬
匯圖斯庫以西流南河則四派同歸經厄爾勾
而東注大抵疆分鄂托沿山之鄂博星羅亦惟
地接和通臨水之和屯碁布當年選佛曾集喇
嘛此日談經初逢阿渾溯宗喀巴之遺教還聞
梵唱於西圖稽派罕帕之流風尙驗雲雷於鮓
答試問凹睛凸鼻孰外陶甄幾同赤縣神州咸
收襟帶由是頓

天紘而規遠服繙古籍以鏡前模自烏孫以阻康居

磧北久稱行國始焉者而迄疏勒山南舊建名城伊犁實伊麗之流一鏡澄波可溯和闐卽于闐之壤萬重琛玉偕來碑嶺巖窅未泐裴岑之石星源咫尺疑乘博望之槎雨後耕犁曾傳戊校尉已校尉之設風前鼓角還聞都護府都督府之開九昭武角逐之區競說重關鎖鑰十部落回翔之地長留四鎮聲名然或列外藩而僅備羈縻誇遠略而粗通貢獻留其侍子旣鄭質之終攜結以和親究戎心之不靖泥守在四夷

之說每涉拘墟哆傳聞旁國之談終隣鑿空幸
際五週之盛烈式恢九有之方輿超周室之咸
賓邁禹王之卽敘漢史唐書之紀真成坐井而
觀山經水注之垂宜可極陬而勘爰迺陳諸圭
臬省厥風謠測量首

命司天無間於星躔月朏采訪兼

咨珥筆不遺於瀚海冰崖檢點行滕喜江山之放眼
編摩載籍遂紙墨之經年爰

宣史館以成書更集樞臣而訂義分一十八門之紀

載備四十餘帙之搜羅雖制度加新異日猶煩
哀輯而規模燦列大端約可臚陳於焉欽

廟略之淵深頌

奎章之炳煥

神機獨寫蕭曹莫贊高深

睿什親裁褒鄂遙承經緯藉仰窺夫

宵旰謹錄冠乎縹緗由是成縮地之圖廣輪如繪列

旁行之譜沿革堪稽星分參井之躔宛珠聯而

璧合疆劃大蒙之宇儼竅列而區分層峯與孤

嶂同標不盡蔥山雪曉巨浸與長流並載非徒
蒲海霞明存葉護之頭銜鷺序鷓班並肅表勝
兵之風烈龍韜豹略皆奇興屯踰烏壘之墟髣
髴千塍入繡則壤過龍沙之境分明萬寶成圖
採方言則清濁殊音全似舌人之臚句考木筆
則縱橫異體略同瞽史之書名翻新曲於和聲
疑傳兜勒西涼之譜備良材於日用如數波斯
列市之珍殊俗紀於遐方則白帽黃衣自垂風
教珍產傳於絕域則金蹠玉椀亦獻菁華至於

玉帛雲蒸琛球霧集誌來庭之侯服不限梯航
備奉朔之藩封遙通象譯靡不登諸鉛槧彙入
編題凡義例所必賅總部居之莫混撫卷而形
同日擊何煩金馬之求開函而境已身親無事
東風之驗詎比西申獨鹿僅侈名王會圖中還
同赤水方山堪紀蹟大荒經外允備西瀛之典
宜儲東觀之裁臣等時際恢紘才慚聚米陋甘
英之纂述珍異空傳薄裴矩之編摩見聞失據
王延德高昌之紀惟載程途高居誨于闐之篇

粗傳山水伏睹

虞廷啟化正階前舞羽之時欣逢

周索開疆當柱下操觚之會恍過祁連而削石紀
盛於東西天竺之間如臨洱海以濡毫探奇於
大小月氏之外於以琅嬛紀實靈惟銅柱名高
因之清晏貽庥長使金甌祚永臣等誠懼誠忭
稽首頓首恭

進以

聞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大學士臣英廉等
遵

旨增纂西域圖志告成謹奉表恭

進者欽惟我

皇上

功高統壹

德被懷柔

拓西域之山川二萬里同歸

幃載

照中天之日月億千年永懋

經綸史編垂麟閣初成早目張而綱舉郵治軼龍沙
遠居逾月盛而日新允觀規制之大全宜効纂
言於極備懿惟六師偃伯氛銷月蝕之區四塞
恢紘化浹天山之路規勝地則和屯遞建爭開
額魯新疆撫名城則伯克紛羅樂順筠冲舊俗
荷頻年之休養雨潤日暄慶遠服之歸依雲從
星拱惟

帝德之包涵廣博不藉招徠故

天心之佑助靈長頻邀

寵錫爰稽準裔留額濟勒之荒墟爲溯卯秋來阿玉奇
之全部指盈億兆提攜皆內面之儔程閱暑寒
經涉盡不毛之地儼三策凌之獻款並

錫圭符恰四衛拉之投懷均登衽席山莊

賚宴伊綿符拱極之占藩院書名卓里著邁羣之號
軫流離於始至遍給餼糧謀生聚於方來長資
耕牧洵會歸之盛軌尤

胞與之鴻模若夫河過重源疆連四鎮腴壤舊傳烏

什變且彌康戰圖重上

紫光久而有耀溯庚辰之飲至五年正慶恬熙會

乙酉之滋萌六事還勤

宵旰驚材更駕僨轅嚴斧鉞之誅健將先登壓陣煥

旌旗之色迺穴庭之淨掃旋都會之新開一隅

既倍振

聲靈兩部自長貽樂利與屯比耦年年壙櫛占豐

職貢成圖處處川岩効媚鼓鴻爐於九府不盡

開元景德之貽剖蘊璞於六城迥超瑪瑙琉璃

之萃嚴鎖鑰則玉關西望高牙並樹雙峴固屏
藩則繡甸中分列堞爭環百雉靖虎旅戈鋌之
氣城頭畫角初開革烏孫水草之遺蹟尾封疆
競表郭郭旁連蒲海不限裨瀛村墟近枕沙陀
都成緊望府州縣於焉肇建非同僑置伊西守
牧令長此相維不是羈縻都護爰藉武成而文
並耀斯當養備而教以興藎美富之宮牆同瞻
數仞布雍容之几席並肄三餘董以師儒迥超
木筆旁行之舊遴其俊秀喜觀青氊坐擁之初

陋高昌之置學官粗識孝經論語嚙吐蕃之遣
子弟空遊壁水橋門占鴻漸而願切升階歌鹿
鳴而

恩邀馳驛乍文明之大啟直荒徼所未逢由是博採
前聞旁搜古蹟溯烏林之世裔緒不墜於脫歡
稽青吉之流風派總沿夫噶木時移炎漢永和
之石粗完代隔李唐金滿之碑半泐梵竺之鐵
章依舊得自沉沙折戟之餘龍泉之瓷盃長留
來從小雨扶犁之候愛翺飛於鷺鷥瑞應高岡

美移植於葡萄榮滋

上苑獨樹傳由哈薩猶留廣蔭於槎舫精鏤致自
痕都競識良工於喀嗎都因久道而物華倍顯
並際

昌期而

聖藻頻邀加以闡謬訂訛發凡起例旣譯音之務確
亦考義之惟精陽門非巴噶遜之遺共識嘉名
難附于闐爲鄂等答之舛羣知佛教多誣辨星
躔於九服之餘悟分野難該井鬼探宿海於重

源之外信導河必始崑崙敬秉

訓於

丹臺一字都懸繩臬勉殫能於汗簡千秋長備規程
蔚然東觀鴻編偉矣西濛盛典臣等心欽

九伐材愧三長當奏勳虎帳之初業琅函之有秩
際

錫福鴻圖之久宜柱筆之加詳新猷則遍効編摹
並包絡夫蔥山洱海古籍則勤思鈎貫略權輿
於班史麗經前分卷以染芸臺時荷

楓宸之鑒今彙函而呈

玉案允增策府之華五朞偕

方略之編同登鉛槧六體媿同文之志並煥縹緗頌
居馭於執樞早遠軼二千餘年之聲教繪

高深於聚米不徒傳三十六國之規模從知啟寓八
紘遍日出入之區爲疆索定卜鞏基億載貽海
內外之澤以鴻滂矣臣等無任踴躍懽慕之至
謹奉表恭

進以

凡例十六則

一

王師先定準夷繼平回部五年之間西域全地悉歸
版圖我

皇上睿略高深

神謨邃密幾餘揮翰開示端倪地利兵機包羅融貫
今編緝圖志恭稽

御製詩文之統論西事全局者敬謹彙錄卷首其因
地紀事卽物杼懷之篇分載各卷

聖藻鴻章經緯天地遐陬僻壤並沐光華自古紀地
之書所未有也

一是編恭錄

天章爲卷首四帙餘自圖考以下分門依類次第編
纂得圖考三卷列表二卷器度二卷疆域十二
卷山四卷水五卷官制二卷兵防一卷屯政二
卷貢賦一卷錢法一卷學校一卷封爵二卷風
俗一卷音樂一卷服物二卷土產一卷藩屬三
卷雜錄二卷門凡二十卷凡四十有八至戶口

爲休養之驗取附屯政臺站亦軍郵之藉並載
兵防各以類從務歸體要

一山川方位遠近形勢匪圖弗顯圖舉其形志
詳其事舊例類然茲自疆域山水以暨藩屬凡
繪總圖分圖得二十一附以歷代西域十二圖
共得三十三圖各綴論說特爲全書提綱

一列表始自兩漢訖於元明遵

一統志例也周秦以前有可考證者分見志中表
不贅列漢唐諸國通名內地搜訂易於賅備五

金定皇朝西域圖志卷之二
代以降聲教日淺史傳紀載源流不詳茲爲彙
採古書取足徵信者參互貫串畢登於帙間有
無憑考索之處則慎以傳疑未敢強生附會

一自嘉峪關以西安西州哈密鎮西府久隸版
籍惟是西域蕩平之後改設州縣移駐提鎮經
制攸殊且爲新疆門戶是編託始於此所以備
西域之大全也

一西域天文晷度古者言天家所弗詳史傳載
有諸國相距里數亦未云的實卽今星使往來

由人跡起數非必直徑也惟測晷影定北極高
度距京師定偏西度斯爲準確茲編所載高偏
度皆

命使遄往隨處測量高下遠近略無爽漏爰以都會
爲綱附推四境道路原野槩從節略至分野之
說空虛揣測依據爲難故不贅及

一疆域略分四路凡十二卷出嘉峪關自東而
西歷敘新設之安西州玉門敦煌二縣爲一卷
屬安西南路北自哈密抵鎮西府爲一卷敘準

噶爾部烏魯木齊東境新設之迪化州爲一卷
屬安西北路敘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噶台諸
路爲一卷伊犁東路爲一卷伊犁西路爲一卷
屬天山北路敘回部之闡展屬爲一卷哈喇沙
爾庫車沙雅爾屬爲一卷賽喇木拜阿克蘇屬
爲一卷烏什喀什噶爾屬爲一卷葉爾羌屬爲
一卷和闐屬爲一卷屬天山南路系卷以路卷
有繁簡區地以卷地有分合要取疆域分明篇
帙相稱用便覽觀

一版泉涿鹿師以地稱亦地因功顯土爾番以
東久經服屬平定伊犁時壺漿載道未動戈鋌
迨後逆會負固敢抗顏行落距摧牙應時撲滅
允當隨地紀載爲簡冊光若夫考戰功之大備
廟謨神武徹始徹終備載平定準噶爾方略茲不多
及

一西域高山長流大者延折數千里各有脈絡
未宜分裂以隸諸路別志山水二門俾得審求
根脈考證原委流峙大觀於斯倍顯

金定皇皇西古區志
卷之四
一志以述事務求前後備登首尾畢貫而取義
攸屬不妨互有折衷西域於西漢之代通絕不
常李唐遙設州府不過空號羈縻自入

皇朝版籍創建州縣肇興學校制度規爲比隆中土
而開屯田以足邊儲詳軍政以固牧圉諸部歸
誠後始膺圭組之榮是以學校屯田兵防封爵
諸門獨詳

王制風俗音樂服物土產第傳舊俗取備職方其官
制貢賦錢法舊有設施而至治維新復經釐定

一考驗古蹟備一方掌故志沿革者所有事也
雖塞外無史書碑碣山川異稱城郭非故而於
形勢音義間求之往往有合編中徧稽正史旁
羅羣籍擇其尤雅凡可考据者引述辨正不厭
其詳徵信存疑兼爲區析並加按字別之所引
原文有與本地本事未爲毗切者量加節錄有
其地兩涉者彼此互引若於史傳脫逸鉤索無
從則姑置闕如以昭慎重

一凡慕義來歸獻琛班朔之國境有毗連例得

備載諸部山川畧度風俗物產之槩胥歸卷內
無庸分見各門其圖表體例與各卷文字判不
相入仍歸本門以清章部

一城池爲官守之責廟宇亦風教之徵地理之
書類多排纂準部向無城郭邇年次第建置至
廟宇則天山南北遺跡僅存並登疆域一門不
立專卷崇簡要也軼事零文統歸雜錄廣見聞
以資考證也自設學造士後春秋選雋

至教漸摩禮樂絃歌風同道一藝文人物伋俟續

卷登

一在昔志西域者文人務詭華詞釋氏尤涉荒
渺揆諸事實多不足徵歷代正史所記已經史
官裁擇稍可据依然爾時境猶割據地未身親
襲故沿訛自所不免今中外一家星輶使節如
履康莊如行內地臣等得之目擊訪之士人以
及軍營之奏章地方大吏之入告靡不搜採故
是編所錄的確周詳語歸質實

一是書於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春原任大學士

劉統勳初奉

諭旨纂輯後歸方略館辦理於壬午冬初稿成獲呈
乙覽邇年來規度日詳隨事增輯

進御仰荷

睿裁欽定蔚爲完書夫倚弓刀於褒鄂旣集千古未
集之勳授筆札於鄒枚宜傳千古不傳之烈卽

臣等承

命編摩不勝撫卷而欣忭者也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開列諸臣名銜

總裁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一等忠勇公臣傅 恒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臣來 保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世襲雲騎尉臣舒赫德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誠謀英勇公臣阿 桂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臣劉統勳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一等武毅謀勇公臣兆 惠

經筵講官兵部尙書一等果毅公臣阿里衮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臣劉綸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臣英廉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臣于敏中

戶部尙書現任四川總督臣福康安

尙書房行走工部尙書臣劉墉

刑部左侍郎臣錢汝誠

提調官

戶部員外郎臣珠魯納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吏部侍郎事軍功加三級臣慶 桂

光 祿 寺 卿臣保 成

戶 部 銀 庫 員 外 郎臣伊江阿

吏 部 員 外 郎臣顧 雲

刑 部 員 外 郎臣王 昶

戶 部 郎 中臣劉謹之

兵 部 主 事臣汪日章

纂修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褚廷璋

乾

翰林院編修臣何國宗

翰林院編修臣邱庭澐

收掌官

內務府筆帖式臣德成

戶部員外郎臣敷倫泰

刑部主事臣舒濂

刑部主事臣張霽

內閣侍讀臣吳熊光

工部主事臣蔣謝庭

膳錄官

舉

人臣江 炯

舉

人臣陳基德

舉

人臣徐觀海

舉

人臣佟克昌

舉

人臣蔣業謙

舉

人臣李維寅

總目

卷首一

天章一

卷首二

天章二

卷首三

天章三

卷首四

天章四

卷一

圖考一

卷二

圖考二

卷三

圖考三

卷四

列表一

卷五

列表二

卷六

晷度一

卷七

晷度二

卷八

疆域一

卷九

疆域二

卷十

疆域三

卷十一

疆域四

卷十二

疆域五

卷十三

疆域六

卷十四

疆域七

卷十五

疆域八

卷十六

疆域九

卷十七

疆域十

卷十八

疆域十一

卷十九

疆域十二

卷二十

山一

卷二十一

山二

卷二十二

山三

卷二十三

山四

卷二十四

水一

卷二十五

水二

卷二十六

水三

卷二十七

水四

卷二十八

水五

卷二十九

官制一

卷三十

官制二

卷三十一

兵防

卷三十二

屯政一

卷三十三

屯政二

卷三十四

貢賦

卷三十五

錢法

卷三十六

學校

卷三十七

封爵一

卷三十八

封爵二

卷三十九

風俗

卷四十

音樂

卷四十一

欽定皇朝詩經傳注卷之十一

服物一

卷四十二

服物二

卷四十三

土產

卷四十四

藩屬一

卷四十五

藩屬二

卷四十六

藩屬三

卷四十七

雜錄一

卷四十八

雜錄二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目錄

天章一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開惑論

實勝寺後記

西域地名考證敘概

準噶爾全部紀畧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

天章

臣等謹按大荒之西。伊古聲教阻絕。卽有勤思
遠駕。哆語頓紘恢綱。而事涉鑿空荒唐。難以信
今傳後。洪惟我

皇上文武聖神。功邁三五。準疆回部。並入版圖。每
乙夜運籌。制勝萬里。而用兵不得已之深衷。時往復
於

奎文

睿什間。足爲耆定西域之綱領條目。本本元元。皆於
是乎在。固非直爲新疆斧藻山川。發揮氣象而
已。夫地理廣袤險易。按實者無難履境周知。至
於

廟算之周詳。

神機之妙應。有非臣下管蠡所能推測者。功成之日。
特命畫功臣像於紫光閣。

親製像贊。旁列諸戰圖。復哀集

御製詩文勒石其上。以昭信垂遠。嗣以土爾扈特部

來歸。四衛拉特。全蒙

幃載。讀先後紀略之篇。暨開惑論。西師詩。歸順記所
聞。知曠古偉烈。實緣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是不待汗簡編摩。而仰
聖作之輝煌。不啻炳丹青而光日月矣。昔夏史臣撰
次禹貢。備載九州土田貢賦疆域形勝。而祇台
德先二語。則大書昭揭。以爲化原所自起。今臣
等日趨

禁直。密勿欽承。跪捧

宸章。具詳端委。茲奉

命編輯西域圖志。敬登

御製詩文之關繫西師全局者。并功臣像贊。分繕四
帙。用冠全書。以爲卷首。俾億萬世而下。睹

雲漢之昭回。思

聲靈之赫濯。不惟著美鼎鐘。實以取衷

宵旰。至因地隨時紀事諸作。仍謹按緣起。分載各卷。
俾讀者於編摹之次。仰洪纖畢貫之

宸裁。得隨處窺覘萬一。共得文十六首。古今體詩三

百二十五首。贊五十首。謹排次總目如左。

吳

天

天

天

天

天

力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

天章一

平定準噶爾告成大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驪奚
雖無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
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滔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
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巨海之築莫不畏
其侵軼猾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
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

無定處故嘗勞衆費財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
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
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
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
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
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
出據西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隣
蕃闌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
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
孽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
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
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
科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旣險遠主客異
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
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旣揚不可以旣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

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
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
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
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
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
志亦非所悔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
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
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

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啟行哈密瀚海向
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
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
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
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
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
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
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
月庚戌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

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
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勳以集遐壤以
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祐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
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
夫之謂旣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
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
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

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
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
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
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
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呵
始慕希珍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
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旣知其然飭我邊吏
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

飄忽荏苒夙沙革面前翬披忱集泮飛鴉食黠懷音
錫之爵位榮以華裙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
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
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飄我騎斯騰
無待折膠泉湧於磧蕪茁於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

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睹水草富春烏魯木
齊波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潼
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
易大愉衆情衆情旣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

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
逃掄二十五曰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
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
前縱橫鞚鞞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撻
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凶渠斯得露布既
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滙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旣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
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讒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
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
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收爾耕爾長孫子曰無
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回部告成大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
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

建非常之功者則賴

吳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勳並
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劫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
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
力以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嘗一蠖肆狂萬

狙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
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
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
整師亟進旣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
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會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
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旣定伊
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羌
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

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
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
克而霍集占亦卽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畧見梗概茲不復紀
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
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
道而拘之乃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
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悖抗我師
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

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
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償轅之無濟掄榦材之可任時將
軍兆惠以搜剿準夷餘黨至布魯特部落已款服其
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
蘇畧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
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努之末矣
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
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

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衮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

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然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鷹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參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近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金元皇朝西域圖志 卷一百一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旣已
雀毆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
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
布遙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
實以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厯守成
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旣無
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
輾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

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會偕德始亂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
蕞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余本懷
豈其弗戢圖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
助彼狂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愧
悖逆罪重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
玉隴和闐傳檄以定肉袒羊牽二會孽深知不可活
狼狽相顧固守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
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
間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

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
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
孰敢鋒撓大輶大膊如虎搏兔案角隴種誰敢迴顧
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並進焉賊偵軍威
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回豈不自謀
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遣其都丸
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齎表章將詣都門
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鏑溫禺釁鼓露布至都
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二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
予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
惠施恩寰宇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闢二萬兵
出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開惑論

夫人情有所弗概於懷者則不能無惑况西師之役
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闔語言泮不

相同風俗覓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
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晰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
惑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卑今循規蹈矩喜
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

天主人欲有所締搆撻伐雖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有
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

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

西陲一役
自乙亥春

兩路大兵進發所過迎降恐後遂擒達瓦齊定伊犁
犁隸屬諸部及秋已告成事無頓弦遣鏃之費 乃

告於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

之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

莫賅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

而漢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啟予蒙乎大夫曰子不

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

叛羣凶應如蝟如螭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臂以逞

一二隻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

阿睦爾撒納潛蓄異志乘我師既平

準夷凱為四部大台吉未遂中途叛逃而一時逆黨如伊犁之巴祿克什木西路之阿巴噶斯哈丹北路

之包沁等先後煽附斷臺肆掠道路為梗

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闕曰如

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亟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

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跳順者撫逆者剿丙子春我

師整旅討逆阿睦爾撒納竄去其黨並就勦撫伊犁復定先是喀爾喀有青滾雜

卜者標狡僉回之駾獍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

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眾喀爾喀且欲私

通阿逆之醜虜青滾雜卜本喀爾喀台吉恩封郡王從征密旨令將軍等計擒阿逆時青

滾雜卜實漏其信復自軍營逃回游牧盡眾撤卡甘心從賊為我參贊大臣那木扎爾執送京師得正顯戮

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眾以休以息然彼時

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為其所賣同時準噶爾

宰桑之在役者皆習為盜而慣軍詐者也見而輕之

時阿逆竄跡哈薩克方以誦計緩師而將軍達
爾黨阿不審先機竟爾按兵待獻坐失事會 既罷

役則相率為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為我臣是和起被

欺於闢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 厄魯特 宰桑等

從征哈薩克者既心輕將帥所為思逞亂階將軍和
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闢展為逆回莽噶里克厄魯特

呢嗎等設計遣散駝馬倉卒被害而將軍
兆惠自濟爾哈朗力戰得出賊勢復戢 碩儒曰吁

是蓋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

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

皇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

阿逆而阿逆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

也

哈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畏懷中朝威德奉表來歸請以擒賊自効逆勢益蹙僅以殘喙投俄羅

斯斃焉遣侍郎三泰驗實以聞

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鷓鴣不可以鷄

鳴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為

奸焉是惟剪刈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

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為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

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

遇難以及助二回會與我抗衡皆此沙拉斯嗎噶斯

二鄂拓之所構禍也

丁丑春復命將軍成袞扎布參贊舒赫德等由朱爾都斯路進

伊犁將軍兆惠參贊富德等由額林哈必爾罕路進塔本集賽而成袞扎布等遇克勒特烏魯特沙拉斯

嗎唬斯等鄂拓克皆撫降其衆不取其馬駝大軍過而賊皆反去乃遣都統滿福領偏師追勦沙拉斯嗎唬斯二鄂拓克賊人詭持軍門劄自稱已就降撫並云前驅除道以待滿福行次哈拉和卓竟以墮計捐

軀至庫車之稽勩實饋轅于逍遙更將申律旗鼓一

新遂長驅直入而功垂成于崇朝先是和卓木既還故部乃阿逆之

叛小和卓木孤恩助惡及與師問罪圍庫車城而小和卓木來援身竄入城自投羅網雅爾哈善縱賊失

機遂致養黑水之守主客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

漂搖以三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

賊銃著木取鉛丸數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會

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追異域駐旅馳檄

獻馘稱臣遂成耆定之功高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羌道遠馬疲被遮

固守時經三月深溝高壘賊不敢侵且屢獲神應而夏前調兵在道副將軍富德得以檄促赴援又參贊

大臣阿里袞解馬適至內外夾擊軍威大振至己卯夏會懼六師繼進棄城遠遁入拔達克山界尋以追

兵壓境其汗素爾坦沙聞風歸化殺賊函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 臻成大夫乃進

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為不强周二萬餘

里不為不廣五年成功不為不速前歌後舞不為不

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悞畏蒞者之騰口是所謂人

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

霜雪之於

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蕩滌非雷霆則四時湮
鬱之氣不鬯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讐
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厯於重熙累
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懵懵乎達瓦齊獻俘
後赦不誅且優賜王爵以善終設云事慎首禍禮不
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弑君者爲敵國豈不粵我君哉
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懽品
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
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

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寧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有
可察託念於顯者微或可概且子亦知損兵折將之
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詒決機不審遲疑擿埴
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辜哉若夫虎臣羆士折衝宣
力馬超囊足姚期攝帙渴賞捐軀實不乏人而一聞
如是者午夜爲之酸心舉案爲之忘食雖刻木結蒲
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子所云則漢
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
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沉幾不足以圖功

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者以
螳螂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筭量何異葦苕之鷓鴣
是以王師屢入霆奮席卷如舉炎火而熖飛蓬覆湯
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為是無
稽之說哉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鬪井裏窺天以
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愧矣服矣豁然
懷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椹懷音非納叛臣

獎賊優遇欲集其勳

阿逆初降時備陳賊中情形請
兵甚力即推誠獎任令副北路

將軍以行時或有以
原遇新附竊譏者

密敕周防先示戚親

時命固倫
額駙色布

騰巴爾珠爾與阿睦爾撒納偕行密諭察其動定雖非預存逆億而逆賊狡獪故智未嘗不在意計中也

操刀必割所戒逡巡

阿逆既以未厭所望在伊犁時居常不衣賜服及用私印行軍

檄踪跡頗露不逞屢敕將軍班第參贊鄂容安相機擒勦而因循寡斷阿逆得以入覲為詞乘隙生變

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隙可乘未與大軍

或又以為乘人之釁

不知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昏暴此一隙也喇嘛達爾扎篡奪又一隙也達瓦齊復篡奪之又一隙

也彼時皆未與加征增算何曾於民凡有水旱無不

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預免庚辰兩部

永靖並及其鄰哈薩布露臬暻文身無不內屬慕義

歸仁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謂菽麥未辨安

金定皇興西垣圖志 卷首一
足以知我信

天主人哉信

天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旣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粵宛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歲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易

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靑今得
以利用禦寇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
宜思何以獲此幸於

昊蒼方將矜矜惴惴凜凜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二
子之短長也哉

實勝寺後記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
復綴今賴

昊天垂佑

宗社篤祐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
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
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
奉

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大學之碑開惑之論西
師之詩亦不復綴茲記者寺左近健銳雲梯營實居
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爲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
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璜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
敵衆而賊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畧覺

旂靡鼓餒處得銳健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
而復進遂乃斬將攀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
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不
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爲
國宣力而爲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
爲之哉自己巳設此營而辛巳卽收其效不啻樹樹
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

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

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

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襲迫之狀築堡其側
歲時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
乎爾撒納遜殺其兄沙克都爾察其來復與伊犁喇

西域地名考證敘概

禹貢稱析支之敘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
之誌經書莫詳詳西域實權輿司馬氏然司馬氏實
未身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
輩持賂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
失遷之所記出於傳聞夫魯魚亥豕以華言傳華言

尙不能無訛而況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
哉其不能無訛不待燭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
伊犁之地屯牧者我人回部之城蕃宣者我臣且國
語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
幘之悉正千古記載之舛實惟此時漢唐以前無論
卽如朔漠方畧所載初征噶爾丹時有回回國王阿
卜都里什特者來降稱其地爲葉爾欽哈斯噶爾後
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伊犁而止不能至回
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來執訊獲醜屢詢其人稱爲

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城之人住京師者有之
細詢其音乃定爲葉爾羌喀什噶爾蓋回語謂地爲
葉爾寬爲羌謂各色爲喀什謂磚房爲噶爾合而言
之則葉爾羌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磚房也其
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來其名其義未
之或易徒以阻隔幅幘不通音問遂至屢易文而始
得其正夫以國語近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
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
照而龜卜矣茲爲方畧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

濫觴者毫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證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敘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證之名爲指南云爾

準噶爾全部紀畧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

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畧纂
敘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
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
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別輝特爲一部仍
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爲瓦剌其音頗近史
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元亡而其強臣分爲三其
渠曰馬哈木者卽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
爲釜今準人語釜爲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
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字汗其世次不

可考字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
韃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字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
三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爲策妄阿拉布
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曰僧
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事無足
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
格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爲汗於
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旣
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

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爲七努庫爾者漢語謂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爲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併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庶兄喇嘛達爾札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凌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爲再

從姪孫其小策凌孰多卜則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
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
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
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
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卽顧實汗之裔也子二
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札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
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爲妻後策妄
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卽巫蠱
事也以兩釜
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凌孰多卜領兵六千襲西

藏擒殺拉藏並虜伊子索爾札我

聖祖仁皇帝

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繹騷唐古忒地並發大兵進
剿於是大策凌孰多卜攜索爾札逃回厄魯特藏地
復平迨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
復與唐古忒和好給索爾札戶十資養並以博托洛
克與韋徵和碩齊爲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
給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徵和
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

雖爲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爾丹策
零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恐索爾札之子納哈查
逃往唐古忒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
釋放又和碩特羅布藏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
女達什色布騰爲妻噶爾丹策凌時因羅布藏車凌
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遂遣兵擒獲羅布藏
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濟二子交烏魯特鄂
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之羅布藏丹津
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

後羅布藏車凌羅布藏丹津二人謀殺噶爾丹策凌
嗣因羅布藏丹津被拘羅布藏車凌恐亦被囚遂欲
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布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
中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蓋彼業經拘繫之囚故
不靳固而且欲以爲奇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
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
出也每以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
爾年旣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

羅斯自立爲扣肯汗

扣肯汗者女人掌國事也

遂將鄂蘭巴雅爾

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爲

益無忌憚鄂蘭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

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札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

爾喇嘛達爾札遂篡汗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

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爲

汗後被喇嘛達爾札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

納班珠爾二人愆愆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札旣將與

爾同讐之達什達瓦

小策凌敦多卜之子

殺戮恐禍將及爾於

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
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游牧處阿
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其衆復與伊犁喇
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瓦齊爲汗其次卽
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
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
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
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
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爲汗達瓦

齊聽伊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
納本垂涎汗位旣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
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薩克將額米爾一帶任牧者
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爲自固計達瓦齊凡三
遣兵勦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
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蹙之阿睦爾撒納勢不
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搆亂所由也至準噶
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爲其汗之部屬
昂吉爲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托克凡十有二烏魯特

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喀拉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戶爲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

克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其後復
立鄂拓克十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
爲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爲一
鄂拓克噶爾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
沙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嗎唬斯有
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
人二千戶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
烏拉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爾闐沁
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札哈沁有三宰桑

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爲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宰桑人八百戶爲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賚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溫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桑堆集

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爲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

一昂吉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都爾曼
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
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
昂吉葉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
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
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
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
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爲其汗公屬者蓋考之
而未詳茲始詳詢縷細如右然各台吉雖分領其昂

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
爲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台
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
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
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
道哉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